



走近石楠先生

■ 安徽合肥 李庆

时光荏苒，已入盛夏。我想起去年七月，拜访石楠先生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还是豆蔻年华时，被小说《画魂》和广播剧《潘玉良传》所吸引，心情随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我不仅为剧中人的命运担忧，更醉心于剧中语言文字的描述；当时我对作者石楠十分钦佩，对文学开始向往。

2019年3月31日，石楠来合肥，在安徽博物院文博大讲堂做讲座。得知此消息，我立即前往大讲堂。大讲堂坐满了人，我只能坐在后排，远远地屏息聆听。一位八十高龄瘦弱老人坐在台前的一张桌子后面，用带着黄梅腔的安庆普通话，柔声细语，连续说了三个多小时。从这次讲座中，我初步了解石楠先生的经历。她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虽出身贫寒，但她家庭成分复杂，成长的经历颇为曲折，求学道路也艰辛异常。初中肄业，辍学养家，在一家小五金工厂谋生。随后20年里，她当过干事、文书、统计员、技术员；但她求知欲强、嗜书如命，上夜大读函授，去图书馆看书。她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写了几麻袋的读书笔记。后来她调到安庆市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偶然的机她开始从事创作文学作品。孜孜不倦充实着知识，这不仅润泽着石楠的心灵，也为她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语言和人生体验。

除了第一部长篇传记小说《画魂——潘玉良传》之外，石楠先生还创作了《寒柳——柳如是传》《舒绣文传》《刘海粟传》《陈圆圆——红颜恨》《张恨水传》《另类才女苏雪林》《海粟大传》等传记小说；长篇小说有《真相》《生为女人》《漂亮妹妹》等。石楠先生硕果累累，成就辉煌。我惊叹于这么柔弱温和的女作家怎么有这么大的毅力创作出如此丰盈的作品。我渴望拜见这位仰慕已久的女作家石楠先生。

终于有机会了！2021年7月，石楠先生欣然接受我的拜访并关切地追问道“一行几人、怎么来”“若乘长途客车，到达安庆客运站，可以打的过来”等等。我感到我不是去拜访名人而是走亲戚。那天相见，石楠先生站在屋内门前相迎。待我们坐定后，她还特意戴上老花镜仔细笑眯眯地打量我一番。好像我是她多年不见的亲人，看看我是否长高了，是否长胖了。此时我不紧张了，仿佛在亲戚家里做客。

不一会儿，她主动带着我们参观她的工作室。这是朝北的一间斗室，七八平方米，两扇落地窗，采光均匀。贴着窗户放着一张比普通书桌宽一倍的大台桌，笔、墨、砚、章都放在内侧。那里还有个铁架，上面悬挂几只大小不一的毛笔，这是她泼墨挥毫之处。一面数米宽的墙，倚墙而立的是开放式书橱。这个书橱，上半部分是四层格架，下半部分是带有对开门的柜子。上半部格架上摆满书，有石楠先生自己所作的书，也有石楠先生的藏书。

让我震撼的是中间一格架上全是厚厚的《石楠文集》，一套共14卷。这套文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收集了石楠先生所写的长篇小说、传记、散文等。我心里不由地感叹道：这需要有多么炽热的创作热情和持之以恒的创作毅力！我联想起2019年3月所听的讲座，石楠先生曾说过“苦难是我的财富和老师”。苦难不仅磨砺了石楠先生的坚毅性格，还是她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苦难伴随着石楠先生的成长，也造就她的成功。石楠先生曾获省级以上文学奖十余项。2005年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文学作家”之一。她是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安庆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铜陵学院客座教授。

石楠先生看我对着书橱出神，她对我说：“现在，我年纪大了，眼睛昏花，不再写长篇小说了。如偶有所感，就写些散文随笔。从77岁起，我开始学习国画，养神怡情，自娱晚年，与喜欢自己作品的读者同乐。”说着她从书橱下半部的书柜中拿出一张宣纸说：“这是准备送给你的三角梅。”我忙不迭地连声说谢谢。我不仅激动而且感动；对于一位普通读者来访，她还为我准备了礼物。

临别前，她还不忘嘱咐我们路上小心。我亲身感受到石楠先生珍贵的品质：亲和、柔和、温和、随和、谦和！这些如玉般的品质是石楠先生所特有的，石楠先生的人品纯真自然、朴素无华，如清气盈满人间。

看荷

■ 安徽桐城 疏泽民

荷是好荷，青翠阔大的叶子，挤挤挨挨的，瓷白的花朵，白鹭一般栖息在大片绿叶间，写出“漠漠水田白鹭飞”的意境，让人心生喜欢。夏天是赏藕花的好时节，一朵朵藕花盛开在微信朋友圈里，引来“哇”声一片，撩得我的心头痒痒的。南风劲吹，荷香阵阵。择一个双休日，与朋友相邀出城，鸟儿一样扑进湖区的鸭子村的一个家庭农场，扑进东方埭数百亩莲藕种植基地，近距离享受夏日的视觉盛宴。

站在东方埭上，一眼望去，眼前尽是大片的青碧，那里种植了莲藕，颇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壮观。迫不及待地下了埭，沿着土埂走进大片荷叶托举的“青纱帐”里。圆形荷叶，撑开一柄柄绿伞，伞面有的比遮阳伞还要大，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同道而来的小男孩，摘一柄荷叶，倒扣在头顶，当起了太阳帽，帽沿罩住了整个脑袋和前胸后背。莲花和荷花比碗口还大，如白玉兰、紫玉兰，出污泥而不染，让人联想到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清纯。花瓣落尽，便是莲蓬，一秆秆立在荷叶间，等待采摘。

田里的荷叶实在太多，密密实实地将藕田挤爆了，有的溢破田埂，无水的田埂上也生出尖尖的卷叶——那是田藕钻穿田埂时生发的新苗。南风和我们一起，初见这片荷田，激动得一路小跑，踩翻了一片片荷叶，将灰白色的叶背掀给我们看。于是，荷田里齐刷刷地舞起白手绢。看荷的人都有些激动，心头平添隐隐的自豪。

激动的还有来自城区的女子舞蹈队队员，一袭长裙翩跹，风姿绰约，看到与自己媲美的莲藕，美得有些嫉妒，心里恨得痒痒的，一个个白鹭一样飞到荷塘中的一叶小舟上。登宇家庭农场的主人潘新民先生撑起竹篙，轻舟便钻入大半人高的荷叶密林间，如果不借助无人机，很难看到小舟的位置。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甚至退了休的女子舞蹈队员，“误入藕花深处”，“沉醉不知归路”，一个个舒服极了，情不自禁地合唱“洪湖水浪打浪”，歌声穿过荷叶丛林，飘得很远。“登宇农场，我们来了！荷花美吗？——美！我们开心吗？——开心！”女子舞蹈队员对着自拍的手机镜头，齐刷刷录制伴音。那“嗨”翻了天的伴音，通过微信传到远方，馋坏了屏前一双双热望的眼。

除了我们一行，这天来打卡的还有好几波。无一例外，这里的荷花、荷叶、莲蓬任人采摘，潘新民先生从不阻挡，甚至还多次抽出时间驾着小舟带客人驶入藕塘体验，临走时还送游人一些荷叶、莲蓬。我有些不解，虽然莲藕年年生发，可这样频繁地采摘荷叶、藕花和莲蓬，会伤了莲藕的元气、降低产量啊。几个小时过去，我们“嗨”够了，疯累了，来到位于坝埂上的登宇家庭农场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墙壁上好几张“爱心奉献奖”“爱心奉献单位”的奖牌和“善行天下”的牌匾，让人眼前一亮。

朋友介绍说，七年前，在外闯荡三十多年的人携家人回乡创业，承包了滩涂、水域和农田，养鱼种荷种稻，带领群众共同创富。他加入当地“关爱女孩网”志愿者队伍，多次参加公益慈善活动，捐资捐物，奉献爱心，被评为当地好人；主动申请修建湿地野生动物保护站，当起候鸟的保护神。每逢盛夏，他的农场免费接待城区和外地游人最多，这里的荷花也最美、最受人喜欢。

久远的三河影剧院

■ 安徽肥西 查鸿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集中居住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人口仅2万的三河小镇，有一座能容纳近800人的影剧院，实在是周边十里八乡老百姓羡慕不已的事情，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年代，有影剧院看电影、听戏曲真是“奢侈”。我的记忆就是从这座影剧院开始的。

三河是一个商业气氛浓厚的小镇，人口密集度超过全国最高的华东地区。一到晚上，繁杂了一天的小镇，大部分地方累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一片漆黑、静寂，只有煤油灯在黑暗中跳跃着稀疏的光亮。而位于中、东街接壤的影剧院里里外外灯火通明，一台12匹发电机“哒哒哒”地声嘶力竭。天一黑，外公外婆就牵着我姐姐的手向影剧院走去，一来看看热闹，二来混混闲时，忙完了家务的人们开始陆续向这里聚集，聊天呱蛋谈生意，反正有着说不完的话。做小生意看中了商机，卖炒花生、炒瓜子的，炸爆米花、炸蚕豆的，油炸小麻花、臭豆腐的，满大街都是；甚至还有说大鼓书、捏泥人的，玩挑针小魔术、租小人书的比比皆是；影剧院门前十几级台阶上，满满的人群，热闹非凡，直到电影或者唱戏散场，影剧院灯光熄灭，人们才慢慢散去。此刻的小镇才完完全全地安静下来，进入梦乡。

记得影剧院就建在现在文化站的位置，是一条很漂亮的古街，影剧院门楼很高，上书毛体“为人民服务”五个通红的凸体字，建在十几级石台台阶上的三个大门，一般只开中间一个检票的，散电影的时候才全部打开。放映的时间到了，男男女女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先在小窗口挤着买票，然后在检票口大门拥挤，没一番气喘吁吁是进不去的，看一场电影只要一角钱，看电影是十分幸福的事情，令人羡慕。

随着年龄增长，看电影的欲望越来越强，我们就好好学习，拿着成绩单报喜，期望得到父母奖励，有机会看一场电影。《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上甘岭》这些故事片，就是在这座影剧院里看的。影剧院在我童年少年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是那个时期我们心之向往的地方。后来，进了小学，就盼望着学校包场看电影，只要得知包场电影，那是高兴几天的事情。早早地，我们就系好红领巾，戴上少先队臂章，然后在操场上排队，一个班级一个班级接龙前进，我们唱着儿童歌曲，神气十足地走在大街上，街边商家的人都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同学们个个兴奋不已。

1991年的那场洪水，无情吞没了三河影剧院，使其在风雨飘摇中被拆毁。随后易地南街再建了一座三河电影院，其规模、档次比老影剧院强，但远不如老影剧院的影响力，好景不长，经营不善导致日渐萧条，崭新的建筑也没能逃脱凄凉破败的景象，只得关门，那高大的门楼，至今仍孤立突兀在街旁。